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

讀過傷寒論卷九

新陳伯壇英哇著

男 萬駒
受業 鄧義琴 仝校
林清珊

陽明篇豁解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本條看似與上文陽明病脈遲節。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數句。語意相類。得毋彼條未立桂枝湯。本條補立桂枝湯耶。非也。彼條表解外未解。開始不惡寒。明明表解矣。本條未嘗不惡寒。表且未解。遑問其外哉。夫既汗出多矣。何以表未解耶。陽明暑之表未解耶。抑陽明表之表未解耶。又非也。陽明表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豁解

一

之表。是太陽表未解。汗後惡寒者虛故也。方與芍藥甘草附子之不暇。何暇及桂枝乎。即桂枝證在。微惡寒者亦宜桂枝去芍加附矣。况脈遲者在太陽無發汗之例乎。表字非指太陽病證未罷可知。若陽明闔實其表氣。則反無汗。安有汗出多而陽明暑之表尙闔乎。然則表字從何處看出乎。吾謂從陽明之內裏看出。指寒邪帶表證以入陽明之腑。雖反逼其汗。未脫化其寒。遲爲寒。故脈遲。陽明病法多汗。故多汗。惡寒不在外而在內。故曰微惡寒。曰表未解也。言外則曰縱有汗出多之外證。仍有可發汗之表證也。曰可發汗。宜桂枝湯。不曰解表宜桂枝湯。又與太陽攻痞節不同。

彼條解太陽以達表。故無發汗字樣。本條解表邪以達外。故有發汗字樣也。陽明外未解反不宜桂枝。桂枝祇能解陽明之邪。不能解陽明之陽以達外也。豎表未解三字。見得陽明腑內非盡內證。尚有表證也。見得陽明內實。祇許有外證。不能夾雜絲毫之表證。方爲胃家實之的證也。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本條明是從上條連類而及。麻桂同爲發汗而設。得毋桂枝宜於汗出多之表未解。麻黃宜於無汗之表未解耶。本證無微惡寒三字。不能作表未解論可知。太陽篇之表未解者多矣。在陽明則以上條爲僅見。此外未之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豁解

二

見也。汗出而外未解者有之。凡汗出條下無表未解三字也。不得汗而外不解者有之。凡無汗條下又無表未解三字也。陽明有內證外證。無表證者也。以其惡熱不惡寒。表證之本色無存在故也。上文外不解纔與麻黃。謂麻黃治外不解則可。謂爲治表未解。則無明文矣。然則本證亦外不解耶。非也。本條無中風二字。多而喘二字。明明邪氣在裏不在外。與外不解無涉也。抑或裏未解耶。又非也。陽明有攻裏法。無解裏法。上文自懸醫重發汗句爲殷鑒。諄諄垂發汗之戒者。篇內凡十見。皆指在裏誤汗而言。不觀脈沉而喘滿節。沉爲在裏。而反發其汗之流弊乎。書脈浮。就令不

在外。亦非在裏矣。書無汗而喘。但曰喘不曰滿。與胸胃無影響。則餘邪無化實之意可知。無乾燥狀。無渴飲狀。則餘邪非反抗陽明之燥又可知。脈浮當有汗。其所以無汗之原因。非陽明鞏固其汗。乃陽氣與邪氣相搏。高舉而親上。為肺氣所合。手太陰與手陽明。有同氣之關切。無汗而喘。移病於肺矣。麻黃湯稟天氣而行。發汗而有微邪之妙用。故曰發汗則愈也。與治太陽無汗而喘同一手眼。特太陽在表。喘則牽制其周身。故有身疼腰痛諸見證。陽明居中。則困苦在中。故無太陽種種見證也。不能曰陽明病作太陽病也。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密解

三

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為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此節當作兩層看。一為不能發黃。黃句一為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句散見黃黃証必先認其有發汗出及小便不利。便可知其黃之在裏也。濁氣下流。熱流膀胱。主黃。黃亦是瘀熱。在裡之故。須知三焦膀胱。理毫毛其熱。胃家實。熱黃。黃之理。必有底熱。瘀熱。面熱。越熱。故黃出一層之黃也。

本條文義。又多疑點矣。吾非疑陽明病之發黃。吾疑其既曰不能發黃。又曰身必發黃也。吾非疑發黃由於瘀熱。吾疑其既曰熱越。又曰瘀熱在裏也。如謂汗出所以不發黃。下文何以發汗已。身曰為黃。吾疑其汗出有別故也。如謂頭汗出所以必發黃。上文熱入血室。但頭汗出。何以不發黃。飢不能食但頭汗出。何以不發黃。吾疑其頭汗又有別故也。發黃不發黃分兩證。則熱越不熱越分兩人。乃但頭汗出四字。上無一若字。

作轉語。吾又謂其非作兩人看也。以其形上之熱。以汗界爲界綫。僅有一層熱。形下之熱。以黃界爲界綫。卻分兩層熱。此非能發熱便能發黃。乃不能發黃便非能發熱。緣表面一層熱。是外越之熱。熱色淺於黃。裏面一層熱。是內越之熱。黃色又淺於熱也。底面熱夾出一層黃。就令身及面目黃。都非太陽能發陽明之黃。否則面目及身黃。亦非陽明能發太陽之黃。況頸以下能黃。頸以上不能黃乎。不能發黃則黃不盡。熱尤未盡。祇有汗盡而已。然使身有汗頭無汗。未必身不黃而頭黃。無如頭有汗身無汗。勢必頭不黃而身黃。上文身黃曰無汗。悉黃曰不得汗。可例看也。且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略解

四

頭汗劑頸而還。手陽明支脈從缺盆上頸。其汗出自陽明者還諸陽明。是陽明不特無能力以發黃。並無能力以出汗。更無能力以小便可知矣。彼小便自利。太陰不能發黃則不黃。若小便不利。陽明不能發黃仍有黃。金匱謂小便不利皆發黃者此也。又曰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殆卽小便不通。熱流膀胱之謂歟。膀胱熱必三焦熱。觀其渴引水漿。顯見決瀆之令不行。而後仰給於水。化赤之汁不足。而後取償於漿也。曰此爲瘀熱在裏。三焦膀胱裏熱則如此。胃家裏實不如此也。陽明胃實無發黃。陽明發黃非胃實。胃主肌肉。非應在腠理毫毛。惟胃移熱於三焦膀胱。則腠理毫毛其

應。遍體是腠理毫毛之黃。故不必太陽能發黃。而身必發黃。承氣湯不中與。茵陳蒿湯主之。方旨詳註於後。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去皮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納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發黃無有不熱越。不過有形之熱越。熱在黃外。無形之熱越。熱在黃裏而已。下文本方主身黃如橘子色。金匱本方主久久發黃之穀瘴。治發黃無非治熱越。故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論解

五

不明言熱越耳。揭熱越二字。可悟發黃非胃家實之真相。揭不能發黃四字。又可悟發黃非陽明病之本色。方下曰黃從小便去。不曰黃從大便去。曰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不曰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是專指前部而言。顯與燥屎鞭便無涉。獨是金匱黃瘴無禁下明文。熱在裏曰當下之。自汗出又曰當下之。發黃既當下。大黃硝石湯與大承氣湯何擇乎。不知黃家所得。從溼得之。雖被寒而溼主病。溼旋熱而旋實。故可下。本證當於寒溼中求之。雖協溼而寒主病。寒化熱未化實。則不可下也。下文發汗已。身目為黃。明曰不可下矣。豈汗出為表和裏實之比哉。且大黃硝石已變通承

胃中土色越出胃外至極
流膀胱故發黃

身黃小便不利而發血証佐黃
陽明病者如是也
在太陽病熱及血証亦主振
而陰必有瘀血乃發黃而振下
不以時上而發也

氣以下行其溼熱。梔蘂爲之佐。○本湯復變通大黃硝石
以利行其瘀熱。○大黃爲之使。○妙在先養茵陳尾其後。○
二味自受氣於茵陳。○三服小便當利。○一宿便爾腹減。○
比較腹滿不減。○減不足言之大承氣證。○何嘗霄壤耶。○
篇內每引發黃爲陪客。○須從胃家裏面看出一層。○若攻
入其中堅則誤矣。○

陽明證。○其人善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
血。○故令善忘。○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
湯下之。○

書陽明證。○不曰陽明病。○過去陽明病。○現在陽明證也
。○過去瘀熱病。○因無瘀熱證。○現在瘀血證。○本有瘀血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論解

病也。○身黃小便不利爲無血。○上條儼若太陽證。○屎鞭
大便反易爲有血。○本條卻是陽明證也。○太陽瘀熱血證
諦。○其人非發狂則如狂。○陽明瘀血血證諦。○其人非善
飢則善忘也。○書其人善忘。○善忘何止屬陽明。○蓋有所
以然者在也。○不善忘之所以然。○則純是精神魂魄爲作
用。○統一事物者精神也。○紀載事物者魂魄也。○隨神往
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魂魄不啻爲精神之
錄事官。○而後魂知來。○魄藏往也。○其記憶之所以敏捷
者。○賴有血脈之流通。○以觸其機耳。○血歸於肝而脈朝
於肺。○非供魂魄之使令乎。○苟血神不爲魂魄用。○則魂
魄必不爲精神用。○經所謂營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

。故善忘者此也。曰必有蓄血。非諸血盡蓄也。必有
梗阻其新血之道路。遂止截一處而不行。則往復循環
之機窒。何者爲追回事之導綫乎。是又有蓄血之所
以然。曰本有久瘀血。指水穀之海。本有瘀血之存。
未嘗輸瀉也。指水穀之海水穀則傳化而出。獨瘀血不傳化而出者
。胃中氣多血亦多。其瘀血爲新血所包容。若河海之
不擇細流而已。初不覺其蓄也。積久則新血又爲瘀血
之續。腸胃長留舊染之污。經所謂上氣不足。下氣有
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者。是善忘之所以然。今因瘀血
之故而蓄血。因蓄血之故而善忘。又本證令善忘之所
以然也。何以不下血耶。正惟蓄血。故不下血。正惟

有瘀血。不獨不下血。並沒收流注大腸之新血。大腸
無血液以涵濡。尿必鞭。非尿定鞭之大承氣證也。承
氣證之尿。是實邪所煅煉。雖未鞭而大便必難。非承
氣證之尿。爲瘀血所排除。雖鞭而大便反易。蓋緣瘀
血之實。不容大便之滿。實而不能滿。自傳化物而不
存故也。異在其色必黑。下黑非下瘀乎哉。此特沾染
瘀色變爲黑耳。尚有留而未去之瘀質。可想見其如豚
肝然也。上條尿赤則瘀熱趨於前。與胃中燥屎有分寸
。本條尿黑則瘀血歸於後。差胃中燥屎若毫釐。尿字
尿字無非逼取胃家實三字。愈逼則愈真也。曰宜抵當
湯。破除瘀血。保存新血。乃抵當之長。承氣不能越

俎也。不曰主之曰下之。下字直與大承氣湯抗衡矣。
嘉言元御改善忘作喜忘非。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懣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鞭。後必澹。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本條多半是衍文。閒句宜刪矣。有燥屎又曰有燥屎。燥屎證二。何以承氣證僅一耶。下之又曰攻。不可攻何又申言承氣證耶。不知長沙非教人攻之又攻。是恐人下之又下。一則恐其視攻與下無差等。以爲可攻便可下。特以下藥代承氣之攻。徒多一次下。再則恐其視攻與下若逕庭。以爲不可攻未嘗不可下。轉以下藥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諸解

八

避承氣之攻。更多一次下也。書陽明病。斥下藥也。下其腸間不攻自下之屎。不下其胃中非攻不下之屎。則胃邪反動。上通於心而煩。且煩且惱。懊懣而煩。類篇釋懊懣爲痛悔。若憾其下藥之不着癢者然。其胃不和可知。如其胃中無燥屎也。上文有兩梔豉證爲陪客。舌上胎之懊懣。不能食之懊懣可例看。如其胃中有燥屎也。下文有兩承氣證爲同類。如瘧狀之煩熱。不大便之仍煩可例看。上文下後之梔豉證。懊懣不曰煩。煩是少陽陽明之本相。卽正陽陽明之半相。露胃家實者半。露承氣證者亦半也。可攻也。言外則曰不可下。下藥留燥屎。攻藥去燥屎故也。例如下文下後

六七日不大便。煩仍不解。與承氣湯未爲遲也。何以腹不滿又宜承氣湯耶。假令腹微滿。豈非承氣證益顯耶。上文腹滿而喘曰可攻裏。下文腹滿痛者曰有燥屎。腹大滿則曰可與小承氣。腹微滿非可與大承氣耶。卽正告之曰不可攻。未有曰不可下也。正告之曰初頭鞭。後必瘡。攻之必瘡耳。未聞下之必瘡也。上下文不可攻三字則見之熟矣。僅一條曰以爲不可下。本證又誰復以爲不可下乎。醫者亦知其何以腹微滿乎。邪氣散亂則實而滿。正氣散亂則虛而滿。半實半未實。半虛半未虛。故微滿。攻之則實者去其半。故初頭鞭。虛者去其半。故後必瘡。下之則鞭不去而瘡去。精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論解

九

華已盡。灰燼猶存也。誤下尤烈於誤攻者也。彼二三下之者。非爲其有燥屎哉。已然之燥屎在胃中。未然之燥屎非必在胃中。以下藥移實邪於大腸。卽但鞭亦燥屎之變相。若無後瘡者。可作燥屎論。始終不離乎宜大承氣湯也。承氣湯無兩可。可一不可再。下藥則無所施而可。不可行於未與承氣之先。不可行於旣與承氣之後也。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小建中湯

燥屎何以適當胃中乎。實邪在中。正氣繞之。燥屎在中。矢氣繞之。正氣與矢氣相逐。故繞折而轉之。上

文少與小承氣湯試驗其轉。實徵明其繞耳。揭繞字。長沙殆喚醒病人哉。特非正式陽明病之病人。又當別論。迹其不大便五六日。與下文六七日不大便。相去幾何。乃彼條腹滿痛曰此有燥屎。本條繞臍痛亦曰此有燥屎。此者不同於彼之謂也。曷爲此有此之痛處耶。得毋實邪繞出迴腸之外。繞腸痛故影响於臍耶。非也。實者氣入。實邪入胃而後燥屎成。虛者氣出。正氣出胃而後痛病作。邪氣入而繞其屎。屎不燥亦燥。正氣出而繞其臍。臍不痛亦痛也。毋亦縮小陽明之勢力圈。便縮小其臍之勢力圈。臍當心腎之中。天樞之端的。諸氣之旋螺也。地氣從此升。天氣由此受。所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密解

十

謂濁陰走五臟者。臍爲之紐。所謂濁陰歸六腑者。臍爲之軸。若臍旁爲陽明之卷力所持。氣不通則痛矣。陰陽斷梗。煩躁證亦具矣。幸在發作有時。痛作之時。其繞必結。痛不作時。繞而不結也。緣陽明直脈挾臍入氣街中。氣不直接。則兩氣不相入。非氣傷痛而何。曰此有燥屎。燥屎與繞臍痛何涉。不應有而有。與無燥屎等。彼真承氣證之燥屎。實邪與燥屎合爲一。此非承氣證之燥屎。實邪與燥屎分爲二。不過因實邪包圍其屎之故。故使有燥屎。因燥屎未脫離餘邪之故。故使不大便焉已。迨八日陽明病衰。正氣還入胃中。自無容邪之餘地。屎去邪亦去。從無以不大便終

脈者心之合脈也。心為手少陰之長。凡日晡所發潮熱。以屬陽明。受証亦受病也。

也。無所用大承氣湯也。上條坐實宜大承氣。舍承氣湯無二法。本條不提及大承氣。操縱大承氣也。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本條看似病家又得陽明病也。吾謂其既屬陽明。仍是陽明病之陪客。故但目之為病人。上條病人正與邪不相得。分道而繞臍。本條病人邪與正不相失。同條而繞脈。以其未見發熱。先見煩熱。形容其脈熱。故形容其心煩。心為脈之長。脈者心之合也。形容其汗出。即形容其解煩。汗者心之液。煩在汗之先也。異在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論解

十一

汗出曰則解。不曰已解。煩解熱不解可知。吾惜其汗出未過半。邪解故未過半也。經謂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者非歟。觀其又如瘧狀。煩不如故而熱又如故。衛氣集而瘧狀又如故。有汗解煩。無汗解瘧。何得謂陽明病法多汗乎。得毋日晡所發潮熱。有燥屎庸無汗出乎。無如其發熱不曰發潮熱。熱信顯非從胃家深際而來。實指之曰屬陽明也。言外則曰非屬胃也。其熱不潮。即上文未可與承氣湯之謂也。乃曰脈實者宜下之。夫存而不瀉者脈。豈同瀉而不存之屎哉。且陽明者胃脈也。下其脈則戕胃。下其胃則戕脈。長沙何至漠視病人若是。經謂脈實者病在中。又曰胃

脈實則脹。本證非有中脹之病形。大率與中脹無大異。蓋脈不和必胃不和。太陽篇曰下之則和。胃和斯澀。然汗出解。是下之正以汗之也。脈浮虛者又何若。非謂其脈虛浮也。虛浮是不實之脈。浮虛則實邪為脈氣所不容。若浮虛而無薄。遂繞出陽明之外經。欲假道太陽以汗解也。故曰宜發汗。汗與下同一手眼。立下法代汗法。曰下之與大承氣湯。立汗法易下法。曰發汗宜桂枝湯。勿訝其為承氣也。下之而後地氣上。地氣上則天氣雨。不發汗之發汗。承氣可作桂枝用。勿泥其為桂枝也。發汗而後精氣勝。精氣勝斯邪氣卻。不除實之除實。桂枝可作承氣用。非適宜承氣偏與承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諸解

三

氣。故曰與不曰宜。不中與桂枝卻宜桂枝。故曰宜不曰與。無燥屎而與承氣。反觀上條有燥屎不與承氣。無惡寒而宜桂枝。反觀上文微惡寒之宜桂枝。操縱承氣湯。無殊操縱桂枝湯也。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仍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書大下後。陽明病三字闕不書。邪去八九矣。書六七日不大便。何難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乎。無如始終不離乎煩。大下久之仍不解。煩不因下後止。腹滿痛則由下後始。滿痛與微滿之比較。初鞭後澹則如彼。有燥屎則如此也。燥屎與燥屎之比較。上文不大便五六日

左下即是傾倒胃中之水穀主運宿食乃胃中所存之食物未嘗消化之物凡死於食狗肉之人每多死於有陽明病者其死狗亦不可食其食之亦能致命豈不五死亦甚也固太荒之獨其性必寒故耳

曰此有燥屎。不啻示人曰此病人之屎。爲陽明燥屎之陪客。本條六七日不大便亦曰此有燥屎。不啻示人曰。此非病人之屎。並爲病人燥屎之陪客。則不書病人之所以然。自有其故在。以其本無燥屎。與下後仍病燥屎者不同論。本有宿食。與下後纔病宿食者不同論。祇緣下藥之峻。不當下而下。傾瀉化物而不存。當下而不下。留存宿食而不瀉。致餘邪無化物之可戀。轉依戀其宿食。遂因宿食阻礙其大便之故。故使不大便。因大便充積其鞭屎之故。故使有燥屎。是直接受邪者宿食。不能自有而之無。煩仍不解其明徵。間接受邪者燥屎。反覺自無而之有。腹滿痛者其明徵。要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論解

三

皆不良之下藥使之然。非關強食遺邪使之然也。有宿食未必能食。彼多食而滋流弊者。大率本無宿食者也。若六七日之久。而宿食如故。莫謂大下後無攻法也。既畢露其見證之所以然。便有治證之所當然。長沙本愛人之德。作驚人之語。曰宜大承氣湯。承氣固宜於下燥屎。又宜於下宿食。且宜於直接下宿食。間接下燥屎。本篇有宿食兩見大承氣。豈同下藥之毫無價值乎。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本條無一句是有燥屎之證據。胡爲又出大承氣湯以駭

凡書有陽明病者必須由理珍
而認定之及分陰陽之辨也
太陽病寒而中熱
答桂枝甘在傷寒論手足太陰
及脾手足太陽也亦能治痰飲

而腎氣丸以助腎氣同動氣
五飲則在中間

人耶。書病人。其陽明病仍在與否。已不明瞭矣。況小便不利。明明非小便利尿定鞭之比。且利小便有豬苓湯在。有茵陳蒿湯在。與大承氣證何涉耶。夫使大便難而譫語。大承氣猶中與也。無如其乍難。即或大便反易。抵當可以代承氣。承氣不能代抵當也。無如其乍易。易也難也。非不大便者也。與大承氣證又何涉耶。就合有潮熱。不過時有微熱耳。上文明言微發熱為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矣。就如其喘也。腹滿而喘者短氣則然。庸或發生承氣證。若喘而至於冒。半似承氣證。半非承氣證也。就如其臥也。臥不安者胃不和亦然。庸或顯出承氣證。若臥而至於不能。雖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論解

十四

涉承氣證。甚於承氣證也。曰有燥屎。殆無中生有之詞。信其有者少。疑其無者多矣。吾謂本條從上條生出。上條有宿食故。本條有留飲故也。何以不明言留飲耶。上條宿食受邪而燥屎不受邪。曰此有燥屎。語氣注重在宿食。本條燥屎受邪而宿飲不受邪。但曰有燥屎。語氣非注重在宿飲也。飲家雖無小便不利明文。而金匱一則曰當從小便去。再則曰小便難。則因水停而小便不利者。所在多有。且大便乍難乍易。顯見水走腸間。潤其大便則易。水不走腸間。不潤其大便則難。又時有微熱。潮熱為水氣所掩。故曰微。飲微熱亦微也。實據處尤在喘冒。及不能臥。金匱載支飲

其人喘滿。支飲其人苦冒。曰支飲者法當冒也。又載
支飲亦喘而不能臥。一再言倚息不得臥也。獨是金匱
飲家無燥屎二字。無大承氣湯四字也。厚樸大黃湯尙
避小承氣之名以命方。豈非有留飲便無燥屎。有燥屎
便無留飲乎。仲景正爲金匱傷寒示區別。故亦避留飲
二字而不言。緣大承氣置飲氣於不顧。祇攻其燥屎故
也。蓋實邪煅煉其燥屎。令胃中無游溢精氣之餘地。
致飲入之水。支結胸中。如飲家之病人者然。此實邪
掩人耳目之一大機會。有燥屎等於無燥屎也。曰宜大
承氣湯。以慎用大承氣之手腕。忽而施諸全無實狀之
病人。比上條大下後與承氣。尤爲敢人所不敢。設非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諸解

五

眼中有眼。有燥屎三字。從何處看出乎。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

屬上焦也。

凡大承氣證。得湯則安者。屬下焦也。反劇則殆矣。

燥屎不足惜。穀氣足惜也。與其下穀。毋寧嘔穀。與

其欲嘔。毋寧劇嘔。緣嘔穀尙能食穀故也。書食穀欲

嘔者。上文胃中虛冷。曰飲水則噦。得毋胃中寒冷。

故食穀欲嘔耶。非也。胃中寒冷。不能食。水穀不別

則有之。無嘔穀也。卽嘔仍不能食。非嘔食穀可知也

。就如表熱裏寒。祇有下利清穀。未嘗且嘔且清穀也

。蓋能食穀便能容穀。可徵明其不屬胃。能容穀又欲

凡陽明篇所有微字均作
已然看。勿當未也。論
吐上焦。嘔中焦。吐不食。嘔
不能食。若心煩而嘔者。亦不
能食也。
寒氣生濁。熱氣生清。
受穀者。濁人人皆是。
濁氣上注。目則眼眈眈。生熱
若仁似害者。宜行。吳茱萸
湯。此方降濁。尤有奇效也。若
咳者可加五味子。少許。便效。

嘔穀。可想見其無益於胃。殆間接屬胃之不屬胃。特揭之曰屬陽明也。邪襲陽明者也。又與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同論。彼條陽明證具。本條陽明證不見。則胃中之變端猶其後。而陽明之色相已非。觀其不象種種陽明病。並不象種種病人病。顯屬更易陽明之燥氣為寒氣。居中土者非清陽為政。濁氣為政也。寒氣生濁者也。受穀者亦濁。穀氣被陽明之化。則穀濁不為寒。不被陽明之化。則寒氣即其濁。穀寒便與胃家不相得。有不欲嘔乎。吳茱萸湯主之。降濁莫妙於吳萸。是止嘔莫良於吳萸。雖劇必不劇。乃得湯不劇反為劇。比諸少陰厥陰之服吳萸。適得其反。豈少厥獨樂受吳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豁解

六

萸。陽明反惡吳萸哉。少厥是陰邪親下。降濁即降邪。從下焦解。無形解也。本證是陽邪親上。降濁反升邪。從上焦解。有形解也。且少厥之穀不受寒。寒去穀仍在。本證之穀先受寒。寒去穀亦去也。何以忽屬上焦耶。邪聚屬陽明。邪散屬上焦。上焦出胃上。去陽明不能以寸。況三焦為水穀之道路乎。方旨詳注於後。

吳茱萸湯方

八九月星期日

吳茱萸

洗

一升

人參

三兩

生薑

六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

三服。

吳茱萸去取味不取氣
清陽寒四肢濁陰走五藏亦走
六府若走五藏則為純陰法
腎其集腐脾其具香出病人
口氣集及大氣集極虛寒
因寒氣生濁而致故注之寒

厥陽行若少陽行也
行至腸為腸脹矣。主腸為腸生
不論其即成就為矣也

吳茱萸黃連湯外濁者之而外
濁陰是正氣降寒濁是邪
氣也

濁氣歸心。滋精於脈。散精於
肝

小兒吐乳。率乃脾虛。故
脾虛則不能為胃行其津

液。此是熱乾胃之津液。故
吐耳。脾脾湯主之。若不足

而治以吳茱萸黃連湯之

外脾湯

麥冬 三枚
玉冰子 半 麥冬 半

小琉叙 果 炙炒 三不
浮小麦 果 北黃 三不
牡丹皮 果 防党 果

並煎

太陽紫胡湯下邪高故使其
嘔也

高石陽而不保合者乃陽
泡於表

本湯何以爲陽明主方乎。本草稱吳茱萸開腠理。腠理與

本證何涉乎。發腠理者清陽也。走五臟者濁陰也。寒

氣生濁。熱氣生清。清陽受氣於熱。濁陰受氣於寒也。

吳茱萸之特性熱而濁。與寒濁相逆從。當然熱勝而寒

負。佐以人參薑棗。一則調和其稼穡。一則溫升其濁

陰。濁陰又與寒濁相逆從。而後固有之濁氣勝。本無

之濁氣負也。蓋食氣入胃。則濁氣歸心。必濁陰與清

陽相順接。斯食入於陰者長氣於陽。穀氣之寒則當去

耳。本方正留濁以去濁。還陰以還陽者也。少厥病亦

乞靈於吳茱萸。無非徹除陰道陽道之翳障。而各還其原

讀過傷寒論卷九

陽明篇諸解

化。降濁是其專長。非可與白通四逆相調用也。大抵

寒氣無不濁。特寒濁與濁陰混爲一。則見寒不見濁。

故主薑附以溫寒。上文四逆湯證爲先例。寒濁與濁陰

分爲二。則見濁不見寒。故主吳茱萸以遠濁。本條吳茱

萸湯爲先例。獨惜吳茱萸一味。徒負辛溫之名。不知者

遂合吳茱萸白通四逆爲鼎足。意以爲三方可同鼎而共烹

也。粃糠吳茱萸矣。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

。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

人不惡寒而但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

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